

1996年初春,19岁的我,带着寻找“诗与远方”的青春冲动,孤身来到山东济南历城区,开了一家书店,开始与这座城市的烟火朝夕相伴。近30年过去,这片最初的陌生之地,收留了我的风雨足迹,也收藏了我的敬重和感念。

当年的历城区机关驻地洪家楼属城乡接合部,一边连着市区,一手牵着乡村,汇聚了城市的交通便捷和乡村的价廉物美,吸引了众多求职创业者和进城务工者在此租住生活。由于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,我得以从当地的记载、地理、文物、遗存等时空影像与信息里,触摸这座汉景帝四年置县的“齐鲁首邑”的纹理与温度,感受她生动而和煦的气息。

那时的历城并未矗立起多少高楼。最显眼的建筑当数百年哥特式洪家楼教堂和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影剧院。它们与我的书店近在咫尺,我时常在它们的投影中走过。区政府招待所位于影剧院斜对面,山东大学和文学刊物举办的学术会议、文学活动经常安排在那里,有时间我便去旁听,结识了很多老师和文友。周边遍布小吃店、烧烤摊、日用品店、书店等等,烟火喧嚣。吸引我的还有洪楼南路10号的那个普通院落,是省作协所属几份报刊的编辑部所在地,偶尔送去几篇诗稿,买回几本刊物,在梧桐树下静静地站上一片刻,便觉得拥有一片理想化的开园地,有时在店里忙完了,竟会不由自主地走到门口,像徘徊寻找什么。

走进吴百锁的年画社,就是走入一个丰富的年画世界。《灵蛇呈宝》《天官赐福》《门神》《渔樵喜乐》《连年有余》等色彩张扬的年画像五叶爬山虎一样,大面积占领墙壁、柜面和长桌,合力点燃一屋暖意和喜庆。吴百锁是山西绛州木版年画传承人,他为蛇年量身创作的《灵蛇呈宝》,是对乙巳非遗中国年的礼赞和致敬。画面上,一条灵蛇口衔金元宝而身绘彩鳞,绕葫芦蜿蜒而上,葫芦身上饰以如意和“福”字,下呈祥云、元宝、寿桃,运用谐音寓意福禄双至、吉祥如意、长寿安康,承载人们对好日子的美好期盼。前一阵子,《灵蛇呈宝》还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。

置身吴师傅不常示人的年画收藏室,仿佛遁入久远的时空。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3000余块老版和1万多幅老画及画稿,井然有序地躺在一排排高大橱柜、层架中。经过无数次印制和岁月侵蚀,有的雕版已缺角、磨损,有的依稀可见虫眼。这些古版和一张张泛黄的老画,岁月赋予其别样的美感。收藏缘起40多年前,吴师傅看到不少年画雕版被当作井盖、砧板甚至鸡窝构件,痛心之余,他从此走上漫漫收藏路,并学会木版年画从选材到制版、绘稿、上稿、雕刻、印刷、装裱等一整套工序。

随机打量几个宝贝,《四郎探母》《花枪缘》《五老观太极》等古意素朴的刻版、画稿,是一朵朵古老的花儿,自带美的无限张力。古老的韵味、古朴的空间是一道隔断,杂事与尘嚣,见之止步,人心,跟着沉潜下来。

静好时光里,身穿中式对襟唐装的吴师傅把墨汁刷在明代孤版珍品《关公读春秋》的雕版上,被毛刷摩挲过的木板此刻从沉睡中醒来,容光焕发,幽幽墨色泛着绸缎般光泽。吴师傅趁势把一张宣纸轻轻覆在版上,顺手拿起印案上的趟子来回碾压压纸。身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经验和感觉是长在吴百锁心里的度量衡,他凭此拿捏木版年画制作工序的火候。墨色均匀附到纸上后,像揭开新娘的盖头一样,吴师傅轻轻掀起那轻薄薄的宣纸。纸上,在关平与周瑜的陪同下,身披铠甲的关公手持书卷,威武又睿智。全国年画主产区比如天津杨柳青、山东潍坊杨家埠、河南朱仙镇、江苏苏州桃花坞、四川绵竹等,都为忠义仁勇的关公留有重要一席。这版《关公读春秋》,吴师傅曾印过一幅,赠给中国台湾中华关圣文化世界弘扬协

曼妙的音乐突然响起,广场上立刻热闹起来了。我们一家三口大步穿过白杨树林,女儿更是一路小跑,拨开人群,循声望去:一个身着节日盛装的维吾尔族大叔,踩着鼓点和音符,带着一群老年人跳起了麦西来甫。

大叔虽然啤酒肚微微鼓起,却并不妨碍他身怀绝技,轻歌曼舞。在欢脱曼妙的音乐里,他快乐无比,在塔里木大地上尽情跳跃。一曲麦西来甫,再来一曲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,广场上顿时沸腾一片。

塔里木冬日的寒风依然凛冽,却阻挡不了大家纷纷打着节拍,尖叫着、嬉闹着,涌入这欢乐的洪流。烤包子的小伙子满脸黧黑,卖坚果的姑娘长发飘飘,都不约而同地加入舞蹈的队伍,跟着唱起来,跳起来。雪山和胡杨也都不请自来流连驻足,庆祝这美好的新年。

两岁多的女儿戴着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花帽,有模有样地转着圈。此时,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女孩也加入进来,娴熟地舒展着身姿,咧着嘴哈哈大笑,艾德莱斯裙、长辫子在阳光里翩翩飞舞。小小的年纪,流动的舞蹈,成为广场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。“爸爸,长大后我要学这个好看又好听



# 历城情思

王展

闲暇时更会约上文友,骑自行车去城北看黄河、登华不注山。穿过二环东、小清河,途经一片片田野、树林、村庄、工厂。雄伟的斜拉式大桥横跨黄河南北,济南境内首座黄河公路大桥自1982年建成起,就一直是城里人休闲、游玩的好去处。走过桥两边人行步道可以直抵北岸,下桥穿过小树林攀上堤坝,黄河风光便近在眼前。傍晚站在大桥上,常能看到晚霞弥漫天空,大地深远辽阔,太阳一点点落入故乡的方向。村庄和田野之间,孤耸于黄河之畔的华不注山,从哪个角度看都像遗落在大地上的花骨朵。它并不高大凌霄,却是历城的历史文化名片。“棠棣之华,鄂不韡韡”,其名取自《诗经》;“三周华不注”,它见证了齐晋鞍之战;“兹山何峻秀,绿翠如芙蓉”,李白为它留下了一笔生动描绘;《鹁华秋色图》,赵孟頫把一缕乡愁赠予历城籍名士周密……这些文化遗产借古人的笔端穿越时空,与我眼前的画面重合,散逸着田野的丰沛之气。我感到生命的幸运。

在历城的旅居引发了我的诗歌创作热情,在漂泊与寻找的过程中,我相继出版了两部诗集,家的归属感却迟迟没有降临。一次,担任过《历城县志》主

会,小童年画阐释着海峡两岸华夏子孙共同的文化胎记。

在年俗文化的催化下,花花绿绿的年画装扮着千家万户,门扇、窗牖、墙壁等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覆盖神祇、戏曲、风俗、传说等题材的年画,传递着人们祈求迎福辟邪、安康无虞等朴素的情感。年画艺术描述:“巧画士农工商,描绘财神菩萨。尽收天下大事,兼图里巷所闻。不分南北风情,也画古今轶事。”木版年画像铃印,刻绘世俗生活各个领域,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图像志。《教子》画面中,一位清朝中叶上流社会的妇女双髻簪花,身穿绣云披肩和花边大袖旗袍,左手托书,她膝前扎牛角小辫、穿对襟马褂的稚童,正在背诵孟浩然的《春晓》。《走亲戚》《回娘家》年画,线条与颜料合谋出动活泼的画风。画里,新春时节穿戴一新的人们行进在走亲戚、回娘家的路上,赶着驴车的年轻汉子春风满面,坐在车里的妇女娇俏喜悦,小孩伶俐可爱,极富生活情调。

从《男十忙图》《三人九饼春牛图》《麦囤如山》等年画里,我们知道生产力低下的古代,劳动人民勤稼穡、盼丰收,3个人吃到9块饼、小麦堆积如山就是他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。有些年画还题了字,与春联袂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,如“三阳从地起,五福自天来”“父子协力山成玉,兄弟同心土变金”等。

古代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稀缺,劳苦大众文盲率高,这种情况下,形象直观的年画通俗易懂,深受大众喜爱。以刀为笔,原本沉默的木板开始说话。求平安就刻只宝瓶吧,求富足有余就刻条鱼吧,柿子和如意寓意事事如意,金鱼和海棠寓意金玉满堂,猫蝶寄托耄耋之寿……木屑吹散,寿桃、石榴、荷花、元宝、仙鹤、喜鹊等纷至沓来,财神、门神、寿星、娃娃等一一显露。那些源自小说和戏曲的年画,则在装饰美化家居环境的同时,还寓教于乐,向人们传播美好的价值观,比如《望江亭》《盗仙草》《拾玉镯》《西厢记》《霸王别姬》《紫金带》等。通过一块块雕版、一张张年画,千百年后站在时间长河右端的人们,依然能够接壤古人的审美版图,清晰感受画里那些精神符号,古今遥契!

在贴了年画的家里进进出出,平安吉祥的祝福袅袅不绝,一匝匝环绕拥抱细水长流的日子,循环往复一整年后,新的年画又将上岗,继续为人们传递美好愿景,让千祥云集门庭,万福降临人间。

舞蹈。”女儿拉着我的衣袖。“哈哈,别等你长大了后,你现在就可以学呀。你还有一个好听的维吾尔族名字呢——小古丽!”

“小古丽?小古丽,哈哈,爸爸你也是个小古丽!”

穿过广场就是胡杨河。胡杨河最早是一条不大的排碱渠,当地这几年花了不少力气清淤拓宽,如今一条几公里长的清澈小河穿城而过,涓涓细流给新疆小城的市民带来了不少清新和浪漫。来到阿拉尔这座小城一年了。“北有石河子,南有阿拉尔”,这座光荣的英雄之城,正在一日日地生长着、变化着。塔里木机场通航了,胡杨河边的综合体大厦建通起来了,大巴扎集市流动起来了,快餐店灯火通明,奶茶店里排起了长队……

烤包子刚出炉,没等你品尝一口,隔壁烤馕的老乡就开始吆喝,几十个馕摆成了一个超级大的“福”字,简直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。此时,当地诗友打来电话,约我晚上一起观星赏月,喝一杯维吾尔族朋友送的穆塞莱斯。



▲中国画《茅庐积雪》,作者任伯年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我们好像与古人的生活离得很远,但今古攸同,人的心理终究有共通之处,许多诗句在生活中都有踪影,仅仅是需要捕捉和触碰。

下了晚班,赶上空气能见度好,抬头就是星空,约略有银河的影子,那便是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”了。即便只剩寒星几点,就站在那深吐纳几口气,看着星星,想一会儿过去的事,也就是“似此星辰非昨夜,为谁风露立中宵”。碰巧有新月升起,抑或明月中天,国人更有数不尽的才思,从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”想到思念的人,从“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”想到珍惜,随手拍下来发给朋友,这是当代人表达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方式。

春时,斜风细雨一夜,楼下的碧桃想必开了,清早赖在床上要起,窗外不知传来什么人的声音,你心头一动,陆游说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,大略该是这种情思吧。

我二十出头离开家,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,学习生物无机化学。留学的时候,春节并不放假。我和同在牛津的同胞们,庆祝的方式朴素且简便。小伙伴们

穿过广场就是胡杨河。胡杨河最早是一条不大的排碱渠,当地这几年花了不少力气清淤拓宽,如今一条几公里长的清澈小河穿城而过,涓涓细流给新疆小城的市民带来了不少清新和浪漫。来到阿拉尔这座小城一年了。“北有石河子,南有阿拉尔”,这座光荣的英雄之城,正在一日日地生长着、变化着。塔里木机场通航了,胡杨河边的综合体大厦建通起来了,大巴扎集市流动起来了,快餐店灯火通明,奶茶店里排起了长队……

如入仙境一般。我默默感叹,这座城市真美呀。后来,我到了深圳。深圳的冬天一点都不潮湿,与北京清爽的初秋一模一样,甚至连“八月桂花”都在腊月里开放,鲜少有叶子掉光的景象。我在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实验台跨年,实验间隙,深夜引领,我可看到东莞与深圳交界处,村民们燃放的簇簇烟花,点缀在浓黑



编的老作家赵延君告诉我正在帮助祝甸村编著一本村志,邀我参与。我的兴趣顷刻被点燃,除了日常的阅读、学习、请教,有时间就住街镇跑,探古迹、访古村,寻找大地储存的故事、生发的诗情。这座城市地丰饶。物质的充盈滋养了她的人文荟萃、才俊辈出,文化遗存可谓举萃大观,珍珠一样散落各处。城区的闵子骞墓祠,浸淫贤孝之风;殷墟之外发现甲骨文的大辛庄遗址正在建设考古公园;升起济南第一缕炊烟的张马屯遗址,足足让这座城市人类生活的历史上溯到9000年前的文明源头;葬于鲍山之下的鲍叔牙,依然在淳朴礼贤的乡土风里生动地“活”着;诞生一代词宗辛弃疾的四风闸,800年的老槐树下,仍旧回荡着豪迈悲壮的家国心音;欧阳询书写的虢彦谦碑,已建成弘扬清白家风的文化公园……

我是这座城的受益者。2000年,告别了一次次搬家的奔波,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,结婚生女,生活条件不断改善,我用稚嫩的文字书写与这座城的一次次对话。近年来,我带领团队,走遍历城的村村落落,拍摄村庄故事,采访时代变迁的见证者,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短视频和口述采集,没想到在新媒体的潮流中这些历城故事也获得了可喜的人气。

这座城一直在蜕变与发展,而我的情思从未改变……



我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天。雪落敦煌,我徒步三危山下,和数十座墓碑不期而遇。墓碑的主人,是常书鸿,是段文杰……是长眠于此的敦煌守护者。1000年的营建,600年的沉寂,复又成为世界的焦点,莫高窟要感谢从全国各地赶来守护她的人们。从三危山下来到宕泉河边,望着崖壁上的洞窟,我被现实拽进历史。

百年前,常书鸿渡海翻山,从法国巴黎来到祖国西北。彼时的莫高窟,藏经洞遭洗劫,壁画被盗,栈道被毁,鸣沙山的流沙,掩埋了部分洞窟。时局多艰,生活多难,家都破碎了,常书鸿还守在沙海,护着莫高窟,等待她涅槃。循着历史的跫音,我似乎知道了,滚滚流沙为何吞噬不了莫高窟,战乱兵燹为何摧毁不了莫高窟,因为文明的根脉就是民族的信仰。常书鸿说:“我不相信‘转世’,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,我将还是‘常书鸿’,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。”

信仰,是心底的火。我想起了段文杰,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。人生暮年,往事如斑驳的壁画,时间收割着记忆,他连老朋友也认不出,却能在弥留之际,清晰地呼唤“敦煌,敦煌——”

雪还在下。封冻的宕泉河边,挺拔的白杨枝头疏朗。这时节,没了摩肩接踵的热闹,但活人亦不冷。千年莫高,心向往之,她是活了千年的历史。问题在于,她还能存在几个千年?有影像记录的100多年来,莫高窟壁画的衰老,快得肉眼可见。然而,明知一切都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,敦煌人还是选择和时间“为敌”。

鲑背之年的李云鹤告诉我,上世纪60

# 大地

不是古人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之意。

在外奔波的游子,总有一个时刻,想要褪下满身疲惫,找一家熟悉的小馆子,吃一口家乡饭。也许是一碗小面、一碟烧腊,也许是一味煮干丝、一段香肠,这不正是当代人的莼鲈之思?又或者在春雨未息的时候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,空气中弥漫熟悉的泥土气,新蒸的韭菜清炒土豆丝,配上一二点杂粮饭,亲友叙旧拉拉家常,我以为杜甫中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会是这种意境。有时亲友相逢,反倒不想跑东跑西,愿求半日清闲,喝茶聊天就好,苏轼说“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”,或道出此中三昧。

古人的诗思离我们能有多远呢?其实就在一饮一啄之间、时序轮回之际。



的山间苍穹中,一整夜络绎不绝。即使没有特意捕捉,这浓烈的年味儿,依然顺着灿烂的烟花与红雾,飘到了我的实验台前。

做实验与过大年并不冲突。

生物发酵实验完整流程长,且需要多批次重复以确认稳定性。我的每一个实验的周期一般是一周,一旦实验出现问题,这一周就等于白干了,浪费了。一年能有几周?科研的容错率是很低的。因此,一旦开始,便很难找到恰当的停工节点进行休息。事业的发展,是由一个个实验累积起来的,每延缓一周,距离设计目标就会延缓一周。人生有四季,有年节;而我所培养的微生物是没有四季和年节的,它们的轮回浓缩成一周或两周,一个轮回的结束,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。我在期待实验的“爆点”。我必须只争朝夕。

我的博士生导师曾对我说过,所有的假期(vacation)都不是节假日(holiday)。我好奇地问,vacation和holiday有什么区别?导师说,holiday是指你真正的放下所有学业、工作,全心全意和家人一起消遣玩乐;而vacation则是指,你离开工作台回到家,继续学习,人在哪里,并不影响继续学习这件事。科研的人生,只有vacation,没有holiday。

其实,我多么想回家与爸妈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大年,我也想在这一天给百岁的姥姥磕头拜年!但是,实验——我的事业,把我吸引在了深圳光明科学城。

年代,莫高窟第161窟窟窿壁画起甲,一旦空气快速流动,壁画便如雪片般脱落。他每天修复0.1平方米,用了整整两年,最终将第161窟修复完成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评价:“不是‘焕然一新’,而是‘起死回生’。”

身入洞窟观敦煌,感受气韵流动,才理解“起死回生”的惊叹。进而问,美如斯,能否“永生”?敦煌研究院开始了“数字敦煌”的实验。这一发轫于数字技术的联想,意在“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”莫高窟。但有想法不难,难的是如何实现。幸而,敦煌人从来不畏难。

我目睹过敦煌人通过高精度摄影摄像技术,将壁画、塑像等文物数字化,为莫高窟建立数字孪生世界。他们曾困惑于虚与实的辩证——当你用凝聚着最新科技的电脑和软件,在为壁画人物无缝衔接其发丝,日复一日的努力,到底何处是“虚”,何处是“实”?

困难于其易,为大于其细。发丝即线条,线条即神韵。壁画之所以传神,靠的是慢工出细活。作画时如此,数字化亦如此。果然,2014年《梦幻佛宫》大型球幕电影上线。置身影厅,宛若游于洞窟,每一尊塑像、每一幅壁画,就连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浅,都分毫不差。探微索幽,妙不可言,莫高窟在人们眼前“活”了起来。

雪停了,天地一色。我来到敦煌研究院著名的“青春”雕像前。这尊雕像的原型,是青年樊锦诗:短发少女拿着草帽,昂首前行,意气风发。择一事、终一生,敦煌人的青春不再,却换来莫高窟的青春正好。

# 在地球最南端

谢润嘉

3个多月前,我乘“雪龙”号从上海出发,一路向南,穿越赤道,经历了传说中的“咆哮西风带”,驶入南极圈,见到了纯粹、壮观又神秘的蓝冰世界。

这一路我随船报道中国第四十一次南极考察工作。从中山站到长城站,从南极大陆到南大洋海域,我记录了科研工作者在极端环境中执行科考任务,见证了“雪龙”号和“雪龙2”号“双龙探极”克服恶劣条件为考察站运送物资。

不知不觉,竟要过年了。

要是往年我在国内,一定早就买好回家的车票,只除除夕那天和家人团聚。但是今年很特殊——我要在“雪龙”号上,和第四十一次南极考察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南大洋度过春节。在南极过年会有怎样的年味?作为第一次来的“新人”,我很好奇。

“雪龙”号的二副苏显和我一样都是95后,今年却是他第六次来南极,“海上过年”的经验相当丰富。他告诉我,过年期间,船上会挂灯笼、中国结作为装饰;还会举办各种活动,比如联欢晚会。因为船上网络不好,每到过年很多队员都会在驾驶室排队,给家里打卫星电话。“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,每年春节我也都是在照常值班。眼下正是大洋作业的时候,大家都很忙。”大洋考察作业是南极考察最重要、最艰巨的任务之一。队员们常常要昼夜不停地作业,和天气、海况抢时间,甚至要连续奋战十几天。几乎每年春节,“雪龙”号都是在南极海域执行大洋考察任务。作为驾驶员,苏显也要值守在驾驶台。

尽管工作如常,苏显还是会特意在除夕这天,对房间和驾驶室大扫除一番。“过年的态度还是要有。”苏显说。这个习惯他从2019年第一次参加南极考察一直坚持到现在,变成了每年春节都要有的仪式感。

6年前,苏显刚大学毕业,对“雪龙”号和南极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。如今,他每年在这艘船上的时间甚至比在家的时间都长,他习惯了“以船为家”。

“雪龙”号上的年味是郑重的仪式感。而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的秦岭站,年味是白色冰原上的坚守。

2024年2月7日,农历腊月二十八,秦岭站建成开站,我这次正赶上它的第一个农历生日。站长王哲超也和94名队员一起在秦岭站过年,也为秦岭站庆生。

王哲超曾经参与过昆仑站、泰山站和秦岭站的建设任务。今年是他南极过的第五年春节,“我对秦岭站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熟悉了,站上的每一个区域我都非常有感情。”

那时候,秦岭站刚刚建成开站。此前的两个多月里,他和其他同样承担建站任务的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员们一起,日夜奋战,在恩克斯堡岛的大风和暴雪中创造了又一个南极奇迹。王哲超说,这是他度过的最充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春节。

秦岭站目前处于配套设施的建设阶段,任务依然艰巨。临近春节,站上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和娱乐活动,努力让队员在秦岭站过一个温暖的年。

参加过这么多次的南极考察,王哲超见证了昆仑站、泰山站和秦岭站从无到有,见证了中国极地事业由弱到强。提起新年愿望,他说:“希望能继续为南极秦岭站建设贡献力量。”

曾读过一句话,说年“是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。一切生活的理想都在这个时刻焕发出来”。在地球的最南端,我感受到的年味,是冰雪与热情的碰撞,思念与坚守的交融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程红